

恣佰閥軍



竊國大盜—袁世凱



亂世惡神—閻錫山



魔王—吳佩孚



痴花頑凶—孫傳芳



一代梟雄—蔣介石

中国文史出版社

军 阀 佰 态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北京

2108/01

编者的话

本书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在编写过程中，广泛吸收了近年来军
阀史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参考了不少有关论著和资料；黄河文艺
出版社、信息工程学院政治理论教研室、科研处等单位给予了大力
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我们学识水平有限，
掌握资料不多；又由于编写时间短促，疏漏乃至错误在所难免，恳
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以便进一步修改完善。全书由徐利剑、孔凡
军、刘国际统改定稿，杨世松也参加了审稿并协助做了大量工作。

编者

1990年4月

编委名录

主编：徐利剑 孔凡军 刘国际 陈顺增

撰稿人：（以姓氏笔划为序）

丁同言 孔凡军 刘国际 刘素平 宋云海 杨玉修
杨世松 张文正 周志军 周林 徐利剑 梁国光
焦述宏 魏俊歧

军阀百态

孔凡军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封面制版印刷：长沙美术印刷厂

内芯排版印刷：湖南印刷一厂

850×1160、大32开本 10印张 12插页

1991年2月第1版 第1次印刷，字数220千字

ISBN7-5034-0291-1/K·211

定价：5.20圆

内 容 简 介

中国的祭坛上，群魔乱舞！

一次次铁与血的征服。

一次次毒泉称霸的尝试。

淫乱、戮杀、掠夺……令神州山河破碎不堪，令仇恨的根须蔓延，令历史追忆的神经颤栗。

他们——中国政治舞台上强梁、大盗各有各的罪恶，各有各的秘闻，各有各的报应。

《军阀百态》以翔实可靠的材料，诗史般的大笔，淋漓尽致地勾画了百丑。

欲知中国，欲张正义，欲求真理，不可不读。

序

军阀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的封建经济开始解体。资本主义虽然在沿海地区及一些大城市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依然在广大内地，特别是农村占着明显的优势。这就从经济上为军阀割据提供了条件。另外，中国又是许多帝国主义侵略的半殖民地国家。列强在中国激烈角逐，但谁也无法独吞，就争相扶植军阀作为自己侵略中国的工具。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也使得军阀派系林立，军阀战争不可避免。

近代军阀主要是指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新军阀。北洋军阀是清末由袁世凯建立的封建买办军事政治集团。1895年，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编练了一支七千人的新建陆军，为后来北洋军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12年3月，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这标志着北洋军阀反动统治的建立。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的派系分立日益明显。其后，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以曹錕、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和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各统治中央政权四年。1928年4月，国民党新军阀联合进行讨伐奉张的战争。6月，张作霖垮台出关，在皇姑屯被日军炸死，北洋军阀长达十六年之久的反动统治宣告结束。12月，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换上了青天白日旗，表示“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从此，北洋军阀中的奉系，也最后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国民党新军阀，是对1927年叛变大革命后，霸据一方，实

行反动统治，互相争权夺利的国民党军事实力派的总称。他们靠先联共而后反共起家，借北伐大革命的浪潮，取代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此后，蒋、桂、阎、冯四大军阀为争夺中央领导权，又进行了长达五年的混战，在这些战争中，蒋介石以“正统”名义，打着“统一”旗号，在美帝国主义和江浙财阀的大力支持下，利用反对派之间的矛盾，通过金钱收买、分化瓦解等手段，逐个地战胜了他的对手，建立与巩固了军事独裁统治。但是，蒋介石并没有实现全国的真正统一，也无法稳定自己的统治。在整个国民党统治时期，各派系之间的纵横捭阖、明争暗斗依然存在。这种斗争是反动统治阶级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矛盾的反映，同时也是帝国主义争相侵略中国的矛盾的反映。

国民党新军阀与北洋时期的旧军阀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共同点是：它们都有一块地盘与一支军队，并且视地盘为自己的命根子；它们都有封建帝王思想，企图以武力称霸全国或割据地方；它们之间的争斗，一般说来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帝国主义的操纵和利用；它们的割据和混战都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使国家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社会长期动荡不安，人民生活困苦不堪，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但是，国民党新军阀与北洋时期的旧军阀相比，又具有不同的特点。他们是从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拥护者堕落为三大政策的反对者，由孙中山先生的信徒蜕变为孙中山先生的叛徒，从民主革命者倒退为反革命的，他们打着“国民党”、“国民革命军”、“三民主义”这三块招牌，因而具更大的欺骗性。但从本质上看，二者是一致的。

军阀史的研究，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以便更加热爱今天的新社会，热爱共产党，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目 录

1. 骨朽人间骂未销——北洋军阀始祖袁世凯…………… (1)
2. 从流浪儿到大帅——“东北王”张作霖…………… (22)
3. 从心腹到心患——段祺瑞与袁世凯…………… (37)
4. 自命“儒将”的吴佩孚…………… (55)
5. “辫帅”张勋丑行…………… (70)
7. 贿选总统——曹锟…………… (81)
7. 联奉、反奉、投奉——孙传芳兴亡纪略…………… (94)
8. 乞丐、枭雄、孤魂——陆荣廷小记…………… (111)
9. 乱世中的“不倒翁”——阎锡山…………… (124)
10. 几度沉浮几度愁——蒋介石历史上的三次下野…… (141)
11. 最后的冲突——李宗仁竞选总统前后…………… (156)
12. “小诸葛”白崇禧…………… (170)
13. “倒戈将军”石友三…………… (185)
14. 韩复榘在山东…………… (199)
15. “东陵大盗”孙殿英…………… (217)
16. “西北王”胡宗南…………… (231)
17. “中原王”汤恩伯…………… (249)
18. “新疆王”盛世才…………… (267)
19. 二马争王西北…………… (280)
20. “活冯道”谭延闿…………… (297)
21. 民国顽凶徐永昌…………… (309)

骨朽人间骂未销

——北洋军阀始祖袁世凯

历史上有多少仁人志士为后人所敬仰、怀念，又有多少奸贼恶棍为后人所鄙弃、唾骂。袁世凯正是一个千夫所指，万人所骂的独夫民贼，窃国大盗。他一生干尽了坏事，真是罪恶累累，罄竹难书。这里略述一二，读者便可从中窥见袁世凯其人。

子弟 从戎发迹

袁世凯，字慰庭，1859年9月16日出生于河南省项城县一个官僚地主家庭，故人称之为袁项城。

袁世凯的祖辈父辈，都受过传统的封建教育，中过科举、任过官职。其叔祖父袁甲三，早年在安徽办团练，以镇压捻军起家，官至漕运总督。其叙辈也都以从军有功，一个个爬上了高枝儿。袁世凯的父亲袁保中是“长房长子”，虽未从军挣得功名，却也在项城办团练以防捻军，平时鱼肉乡民，作威作福，也是地方上一霸。

袁世凯呱呱坠地之日，正是袁甲三与捻军激战之时。农民军一部与袁甲三部遭遇，不利而退。袁甲三兴高采烈，挥笔疾书家信一封，告知得胜凯旋。袁保中借此给刚出生的儿子取名为世凯，希望他日后能继承祖业，永奏凯歌。

袁世凯在兄弟中排行老四。其叔袁保庆，虽也有妻有妾，却不曾有子。他很喜欢袁世凯，在其四十岁上，便将七岁的袁世凯过继为嗣子。袁家都希望他能用心读书，日后博取功名，也好光宗耀祖。为此专门为他请了名师，教他认字，作诗，学八股文。但袁世凯从小娇生惯养，加上嗣父母又溺爱非常，因此养成了一种“游惰冶荡”的纨绔子弟习性。他追求吃喝玩乐，爱游山逛水，贪图舒适，害怕艰苦，顽劣异常，生活放荡，不受约束，对读书缺乏兴趣，经常与无赖恶少在外闲逛胡闹，甚至还不时涉足秦楼楚馆，寻花问柳，谁劝也不行。袁保庆自命不凡，好议论天下事，并将自己作官带兵的心得随手记录下来，有数百条，题名为《自×琐言》，常常讲给袁世凯听，如“人言官场如戏场，然善于做戏者，于忠孝节义之事能做得情景毕见，使闻者动心，觐者流涕，官场如无此好脚色，无此好做工，岂不为优人所窃笑乎”；又“古今将兵……必先以思结之，而后加之以威，乃无怨也。不然则叛离随之。”等等。这些反动的政治经验之谈，灌输到袁世凯的头脑中，对他的志趣和他后来一生的为人处世都发生了很大的潜在作用。

1876年和1879年，袁世凯曾两次参加过乡试，结果都名落孙山。他又羞又愤，赌气把过去的诗文付之一炬，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焉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他认为，“十年寒窗苦，猎取功名难”，与其从青灯黄卷中博得紫袍玉带，倒不如另辟蹊径，投笔从戎，遇有机会也能飞黄腾达。

1881年5月，袁世凯到山东登州，投靠袁保庆的结拜兄弟淮军统领吴长庆。吴看着世交情谊，把他收留在署中帮办文案，嘱其从师于幕府名流张謇等学习诗文。但袁世凯的学问毫无根底，做起八股来文字芜秽，不能成篇，常令张謇无从删改，十分头疼。可他办起事来却又头头是道，加上善于迎合拍

马，居然得到不少人的赞扬，不久就被吴长庆提拔为营务处帮办，踏上了仕途的第一步。

1882年8月，朝鲜发生“壬午政变”。与朝鲜具有“梁藩关系”的清政府，应朝鲜政府之请，派吴长庆率部前去镇压。自此，袁世凯在朝鲜前后呆了十二年。这期间，他参与了镇压“壬午政变”，帮助朝鲜政府编练了新军，支持朝鲜政府中的保守派，并出兵镇压了亲日的“开化党”。在这些活动中，袁世凯玩弄权术，压低别人，抬高自己，因而头角崭露，赢得了“勇敢”、“果断”、“知兵”、“足智多谋”等等称誉，得到了淮军首脑李鸿章的赏识。尽管他犯有贪污军饷，贩卖鸦片等劣迹，特别是在镇压“开化党”的过程中，独断独行，擅自出兵，有人参劾他“擅开边衅”，受过清政府的查办，但因有李鸿章这座靠山，非但不见罢斥，反而不断超升，十二年内由一个“庆字营”中未入流的官佐，先后升为“补用同知”，“简放海关道”，“浙江温处道”等头衔，手中的实权也越来越大，由“庆字营营务处帮办”到“会办朝鲜防务”，“钦命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等等。

随着地位的提高，袁世凯渐渐不把一手提拔他的恩人吴长庆放在眼里，反而认为吴是他脱颖而出、飞黄腾达的障碍。他通过在北京当内阁中书的堂叔父袁保龄的关系，直接和李鸿章挂上了钩，经常越级言事，向李鸿章表现自己，贬低吴长庆，而吴却被蒙在鼓里。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李鸿章调吴长庆率三个营回国，驻防金州，另三营留在朝鲜，由提督吴兆有办理朝鲜军务，以袁世凯为会办。吴长庆启程回国时，对自己建立的庆军颇有依依惜别之情，但他认为：“袁世凯跟我有三代交情，又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不会改变常规，做对不起我的事情。”那知吴长庆刚走，袁即安置私人，排斥异己，搞得该军面目全非。他还向人表示：“区区三营人算得什么！就是把

庆军六营人全部交给我，我还愧对先人呢！”吴长庆因兵权削去一半而郁郁不乐，加以旧属纷纷来信投诉袁世凯以怨报德的情况，更加火上加油，不久就在金州病死了。

袁世凯的狂妄自大还表现在对张謇的态度上。随着地位的提高，他对张謇的称谓由“老师”改为“季直（张的号）先生”，后又改称“季翁”、“季兄”，由师生关系降为平辈之交。张謇写信质问他说：“謇今肖犹是一人耳，而‘老师’、‘某翁’、‘某兄’之称，愈变愈奇，不解何故”！他越想越气，后来干脆列举大量事实，责其忘恩负义，狂妄自大，虚伪奸诈，无耻不文。袁也恼羞成怒，两人从此断绝了往来。

1894年春，朝鲜半岛战云密布，日军调兵占据仁川至汉城一带，与驻朝清军摆开了决战架势，战争一触即发。袁世凯见势头不对，一面将通商事宜交给唐绍仪代办，一面向李鸿章要求回国养病。7月17日，就在中国甲午战争开战的前一星期，袁世凯易装悄然离开汉城，乘船返回天津。

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湘、淮军不是望风而逃，就是一触即溃，彻底暴露了中国军队的无能。此时，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此起彼伏，清政府为维持其反动统治，不得不改革军事制度，建立新型陆军。

袁世凯深知军队在国家政权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掌握军事实力是取得权势的捷径。曾国藩有湘军，李鸿章有淮军，他们才位极人臣，显赫一世，被人称为“中兴名将”。他的叔祖父袁甲三也是由于有一支武装在手，才建立“功勋”，得有钦差大臣之荣。因此，他早就想亲自统领一支军队，作为自己建功立业的资本。现在机会来了，他当然不会放过。于是就使尽浑身解数，四出活动，八方钻营，利用拜师、访友等手段，到处招摇，贿通权贵，投其所好，送其所爱，巴结逢迎。真是“功夫不负苦心人”，1895年，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新建陆军督

办，前往天津小站接管胡燏棻的“定武军”改练新军，史称“小站练兵”。

“定武军”原有4750人，袁世凯将它扩编为7250人，采取西制，习练洋操，配以从国外购进的新式武器。为了将这支军队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袁世凯聘请老朋友徐世昌为“营务参谋”，选拔了一批追随他多年的“家兵家将”安插在要津，充当爪牙和耳目，同时还用官禄笼络了一批北洋武备学堂的毕业生，充当训练骨干，如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段芝贵、张怀芝、王占元、卢永祥、王英楷、陆建章等。此外，他还在淮军中提拔了一些老兵老将，如姜桂题、张勋、倪嗣冲等。袁世凯以这帮小站将弁为核心，结成了一个封建的军事集团，成为他日后从事反革命事业、进行政治投机的资本。

出卖“维新” 染红顶子

袁世凯到小站以后，仍十分关心京师的政治局势。当时，西太后表面上已归政光绪，但事事干预，实际上仍握朝廷大权。帝、后为争夺权力，不断发生齟齬，王公大臣中也分化为帝、后两党。帝党官僚翁同龢和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结合，他们的靠山是光绪。而反对维新变法的顽固派后面则有西太后撑腰。袁世凯见西太后和光绪都可能提拔他，给他官禄，就脚踏两只船，想方设法谋取双方的信任。他一方面捐款加入了康有为发起的强学会，成为一个“维新志士”，另一方面又以其隶属关系，极力逢迎直接领导者新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著名的顽固派分子荣禄。

1898年6月21日，光绪颁布了变法维新的“上谕”。但是，变法一开始就遭到了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激烈反对。双方斗争白热化。9月中旬，京津盛传10月间西太后偕光绪到

天津阅兵时，荣禄将举行兵变，逼光绪退位，另立新君。

天津阅兵的阴谋引起维新派的严重不安。他们赤身空拳，担当不起保护光绪的责任，万分焦急。这时康有为想起了袁世凯，认为“拥兵权，可救上者，只此一人”，但又担心他“为荣禄用，不肯从也”。于是就派自己的亲信弟子徐仁禄到小站探察。

袁世凯学得孔门的虚伪，却无腐儒的迂气，惯于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他深知维新派已掌握了起草上谕之权，正破格用人，若取得信赖，可有不次之擢，平步登天。因此，在徐仁禄面前，他极力奉承维新派，说康有为有悲天悯人之心，经天纬地之才。”徐为进一步试探袁是否可用，故意挑拨他和荣禄的关系，说：“康有为曾屡次向皇上奏荐你，皇上说，‘荣禄对他讲袁世凯跋扈，不可大用’。不知你为什么与荣禄这么不融洽？”袁世凯略加思考，然后装着恍然的样子说：“过去翁同和想叫我增兵，而荣禄说汉人不能掌握大兵权。翁同和说，曾国藩、左宗棠也是汉人，何尝不能掌握大兵权呢？但是荣禄就是不答应，所以一直也没有增成。”

康有为接到徐仁禄的报告，对袁确信不疑，立刻请人奏荐袁世凯，“加官优奖”，同时又通过谭嗣同递上密折，要求“抚袁以备不测。”于是，光绪传旨召袁世凯进京陛见，并破格提拔他为候补侍郎，继续专办练兵事宜。光绪还夸奖他说：“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意即以后不必受荣禄节制。袁世凯极输诚悃，连磕响头。但他又自知无功受赏，怕引起顽固派怀疑，对己不利，急忙去各处拜访，加以解释，并要上疏辞去侍郎职务。有人劝他，此事“出自特恩，辞亦无益，反着痕迹。”他才打消辞意。

尽管袁世凯向顽固派不断表白心迹，但握有兵权的他突然被召见，并破格提拔为候补侍郎，以引起了顽固派的惊恐不

安。袁世凯进京后，荣禄就制造“英、俄在海参崴开战”的谣言，借机调黄福祥军到长辛店，调聂士成军到天津，“防袁有变”。并急电袁回小站布防，唯恐他在京受维新派煽动。同时，一些顽固派王公大臣还多次赴颐和园，哭请太后训政。政局急剧转变，新旧两派进入最后决斗。光绪处境孤危，朝不保夕，便下了一道密诏，要康、梁等人“妥速密筹，设法相救”。康、梁等人见诏痛哭不已，想不出万全的办法，最后决定由谭嗣同携带密诏，“说袁勤王”，“杀荣禄，除旧党。”

9月18日深夜，谭嗣同只身潜入袁世凯的寓所法华寺，将维新派的计划全盘托出，并拿出光绪的密诏，劝他举行兵变，保护光绪，杀掉荣禄。狡猾的袁世凯立即表示对光绪如何“忠诚”，并说：“诛荣禄如杀一条狗耳。”谭嗣同不放心，又对袁世凯说：“此次是报皇上的恩，救皇上的难，立奇功大业全在你；但是贪图富贵，告变太后，害及皇上也在你，何去何从，请公自裁。”袁世凯信誓旦旦地说：“你把我袁某看成什么人了？我三世受国恩深重，断不至丧心病狂，貽误大局，但能有益于君国，必当死生以报”。谭嗣同信以为真，称赞袁世凯为“奇男子”。

袁世凯设词骗走谭嗣同以后，反复思索，深感光绪皇帝无实权，维新派又多是些空谈的书生，而西太后掌握权柄三十多年，朝里朝外都是她的心腹，树大根深，不易动摇。再说荣禄掌握着董、聂各军数万人，淮、练军几十营，京内尚有旗兵，而自己仅有七千人马，力量悬殊，绝无战胜的希望。不如投靠西太后，则日后政治地位不难取李鸿章而代之。于是9月20日他乘火车匆忙赶回天津，直奔荣禄的总督衙门告密。当晚，荣禄入京，面奏西太后。西太后即命荣禄返回天津掌握军队。次日黎明，她由颐和园赶到宫内，发动政变，宣布重新垂帘听政，并将光绪囚禁于南海的瀛台。随后又下令大肆逮捕维新人

士。康有为、梁启超已经出逃，而谭嗣同、康广仁、杨锐、刘光弟、杨深秀却于28日被杀于北京菜市口，时人称为“戊戌六君子。”

袁世凯的血腥贩卖手段，使荣禄对他的“才干”更加赏识，也赢得西太后的青睐。当时，曾有王公亲贵以袁“既同谋又出首，首鼠两端”，欲治其罪，荣禄出面保护他说，“袁乃我的人，无所谓首鼠两端。”西太后为表示对他的信任，又特别召见他，准许他在西苑门内骑马，赏银四千两，后又升他为工部右侍郎。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一首歌谣，道出了袁世凯在维新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其词为：“六君子，头颅送，袁项城，顶子红，卖同党，邀奇功。康与梁，在梦中，不知他，是枭雄。”

遭忌被逐 伺机篡权

戊戌维新失败后两年，山东、直隶爆发了声震中外的义和团反帝运动。帝国主义惊恐万分，点名要袁世凯前去镇压。于是，袁世凯被任命为山东巡抚，率新建陆军前往山东。袁世凯到任后，果然不负帝国主义所望，对义和团残酷剿杀。广大团民对他恨之入骨，到处散发揭帖，骂他是“袁奸雄”，“杀了袁鼋蛋，我们好吃饭”的歌谣，在民间广泛流传。团民们还在巡抚衙门的墙壁上画了一个头戴红顶花翎的大乌龟，奴气十足地趴在洋人屁股后面，以示痛恨。

袁世凯的镇压，并没有能阻止义和团运动的迅猛发展。当义和团威震京津地区时，帝国主义见清政府已经无法控制局势了，于是就组织了八国联军，出兵中国。1900年8月，八国联军进逼北京，西太后命袁世凯火速带兵北上应援。但是袁世凯既不敢“碰”帝国主义，又不敢公然“抗旨”不出兵，于是就

命夏辛酉、张勋带兵六营作“象征性”出兵，但不得越过山东境界，更不得与洋兵交战；而自己则以“山东防务吃紧，兵力不敷分布”为借口，表示“暂时不能北上”，以拥兵济南，坐观成败。

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时，慈禧带着光绪及其亲信臣仆逃出北京，经太原奔往西安，惶惶如丧家之犬，急急似漏网之鱼，什么都来不及带，有时不得不饿着肚皮赶路。袁世凯看准这时巴结慈禧的好机会，于是就不断派人给慈禧送银子、贡缎及食物等，光是银两就达四十多万两。当他得知慈禧要起驾回京时，又派张勋前往护驾，后又派姜桂题专程赶到河南迎驾。当慈禧抵达直隶省界时，袁世凯又先期赶到省界恭候，当看到慈禧的车驾冉冉而来时，他跪请圣安，放声大哭，使所有前来保驾的官员都不禁大惊。因为只有皇帝“驾崩”和皇后“归天”时，臣仆才能哭，否则就是犯了杀头之罪。大家心想，这下袁世凯可要倒霉了。谁知慈禧太后问他为什么哭时，袁世凯回答说：“臣见圣上清瘦，痛彻于心，不觉失礼。”此话正说到慈禧的痛处，打动了慈禧的心，不免也一阵难受。慈禧不仅没有责怪袁世凯，反而当着左右大臣的面夸奖说：“这才是难得的大忠臣呢！”所以，李鸿章死后，慈禧即命袁世凯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又赏他穿黄马褂，紫禁城骑马，并加其太子少保衔，故人们称之为袁官保。

袁世凯上任后，即利用自己的权力编练“北洋常备军”。到1905年，北洋六镇正式建成，全军近七万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北洋军阀集团。袁世凯为了把这支军队紧紧掌握在自己手里，除了用金钱收买的方法外，还惯于采取援引世谊和拜老师的方法，把有权有势的人拉过来供他利用。对于地位、名望与之相等的王公大臣，用结为儿女亲家或拜把兄弟的办法，以加强其联系与声援；对于武备学堂的毕业生，用收为义子或门生

的方法，使他们甘心充当自己的工具和爪牙。对于一般士兵，则指使私党在各营中供设他的长生禄位牌，并经常向士兵宣传，袁官保是大家的衣食父母，“有了这位衣食父母，大家就不愁没有升官发财的机会”，借此养成其“只知道袁官保而不知有大清国”的心理。

为了巩固扩大权位、预防种种不测，他除了极力奉承讨好慈禧外，还想方设法拉拢满族亲贵。庆亲王奕劻任总理外务部事务大臣时，在辛丑议和中使慈禧避免了祸首名义，很受慈禧信任器重。1903年进入军机，成为领衔军机大臣，子载振为商部尚书，父子俱贵，炙手可热。其人以卖官鬻爵、贪赃枉法著称，无钱不要，无贿不收。袁世凯就投其所好，送礼至少有百万两银子。有一次，袁世凯宴请载振，宴后令天津有名伶演剧以娱载振，其中有一位女演员叫杨翠喜。此人姿容丰丽，歌喉宛转，表情细腻。当时许多人都希望将其纳为妻妾，但她身价奇高，非一般人所能染指，杨翠喜刚一出场，载振就眉开眼笑，赞不绝口。袁世凯心领神会，事后即通过关系多方奔走说合，威逼利诱，终于在一个月內，以十万元身价取得杨翠喜同意，将其送入载振行馆。此事传出，轰动全国，史称“杨翠喜事件。”

为了探听内廷消息，奏对称旨，不出差错，袁世凯在太监身上也花了不少功夫和本钱。对慈禧最宠信的总管太监李莲英自不必说，就是能在慈禧跟前说上几句话的马宾廷，他不惜“折节下交”。有一次，袁世凯到颐和园，见了马宾廷，立即先跪单腿向他请安。一个疆吏大员竟然违例跪下给太监请安，其灵魂何等肮脏，人格何等卑下！对于一些无名太监，他也拉拢备至，每次入觐，身上总带着十两以至数百两银票多张，随时审时度势，投送门包。故所获内廷消息往往迅捷可靠，这就使他能够及时见风转舵，逢凶化吉。所以，在督直的前期，袁